

2016年净亏损超5000万美元“美式大片”12部,其中3部巨亏过亿美元;斯皮尔伯格们不再是“高回报”的保证

好莱坞折戟之作比往年更多

■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

2016 年终结时，福布斯官网、《好莱坞报道者》分别按照回报率即全球票房与制作成本之比，统计了刚过去的一年里好莱坞的折戟之作。结果，“十大”完全不够用，净亏损超过 5000 万美元的影片多达 12 部，包括 3 部巨亏上亿美元。

这一年的好莱坞票房“毒药”比往年更猛烈一些。“毒药”之猛不仅在账面上亏本的影片数量比往年多，而且名导、明星、高投资、大片厂也不能“解毒”，纷纷卷入票房摆烂的漩涡。虽然对好莱坞影片而言，票房收入只是总营收的一部分，但这部分最能代表市场信心，它是落下便可见知秋的“一叶”，迟早会成整体营收的风向标。有评论坦言，哪怕是名导名角，也无法拯救赔本的颓势。

原创力一“病”经年，续集多达39部蔓延整个好莱坞

若给亏损超 5000 万美元的影片拉张赤字清单,《宾虚》欠费 1.2 亿美元,《圆梦巨人》欠 1 亿美元,《神战:权力之眼》欠 1 亿美元,《刺客信条》欠 7500 万至 9000 万美元,《猎神:冬日之战》《间谍同盟》《怒海救援》《忍者神龟 2》《超能敢死队》《爱丽丝梦游仙境 2》《深海浩劫》《分歧者 3》依次亏损 7500 万至 5000 万美元不等。

从片名中的“接二连三”或者似曾相识，不难看出 12 部巨亏影片里原创剧本基本没有存在感。《宾虚》《圆梦巨人》改编自儿童小说,《刺客信条》属于游戏 IP 再造,《怒海救援》《深海浩劫》的灵感出自真实事件,其他若干部早在片名里亮出原始出处。唯一一部《间谍同盟》没有底本,可单从片方自己的宣传语“二战版《史密斯夫妇》”“新版《卡萨布兰卡》”就能读出片方傍名牌的心机。

“市场容不下无止尽的重复模仿秀。”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认为，续集或翻拍其实是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的一部分，“六大片厂总是愿以稳妥的姿态寻找牟利之道，于是大制作、硬 IP 是其保守选择。但策略上的安全不等于创作上的



跨度 16 年的故事,现在的观众还愿意买单?1月1日上映的《BJ 单身日记:好孕来袭》作为该系列第三部,依旧由 2001 年主演该片第一部的芮妮·齐薇格领衔主演,虽然单身的女主角已经迈入人生新篇章,但看电影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成为“时间消费”的一种,观众自然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一眼就能看穿的“套路”上,在我国上映 2 天,票房才过 200 万元。

图为该片剧照。

对影片的过高估计，写着好莱坞对时代变化的猝不及防

续集翻船、改编乏力,为了压榨经典的剩余价值,好莱坞可谓“机关算尽”。如今接连撞南墙,或可看成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但撇开续集病或 IP 依赖,即使有名导、名演员坐镇,有些大制作也照样搞砸。这一长串栽跟头的名人榜里,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、布拉德·皮特、迈克尔·法斯宾德、李安等名字都被刻上了“不行”。

名人效应失灵,有些是因为剧本太羸弱。比如《间谍同盟》,纵然布拉德·皮特、玛丽昂·歌迪亚俊男美女,纵然小道消息若有若无地围着两人打转,但影片上映后“故事老套无趣”是绝大多数观众的评价,最终票房入不敷出。又好比《打破陈规》,这部沃伦·比蒂睽违 18 年的作品投放到市场里完全没有半点水花。喜剧、爱情的俗套演绎,即便冠之以“八旬导演突破之作”的名义,也逃不脱血本无归的命运,最终 365 万美元票房导致该片投资回报不足 1%。

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试图

找到名家大制作的困顿根源:“全球化与互联网的加速推动,让所有的电影观众、电影人都处于莫名所以、不辨前景的状况中。人类科技加速电影技术的改变,以及新生代电影观众的兴起,让‘电影是什么’变得前所未有的不确定。”沃伦·比蒂的“突破陈规之作”,也许在 10 年前确能打开观众眼界,但与 10 年打磨同时发生的,还有时间的流逝、观众代际的更迭、互联网风云的莫测——哪一项都不是定数。

就拿在中国收获不错口碑的《圆梦巨人》和《比利·林恩的中场战事》来说,两片不可谓不用心,更是与因循守旧无关,但它们分别让斯皮尔伯格和李安尝到了近年来少有的挫败感,李道新说:“归根结底,这是好莱坞应对无章。我过去多少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詹姆斯·卡梅隆对 3D 不离不弃,一定要拍《阿凡达》续集,也曾经不理解李安为什么沉醉于 120 帧。但现在我理解了,他们大约认识到了,好莱坞的未知其实就是电影的危机;好莱坞对于影片的过高估计,其实写着他们对时代变化的猝不及防。”

越来越多中国作品进入常规乐季、课堂

盘点 2016 年中国音乐圈,推广中国作品收获良多,前路依旧漫长

■本报记者 周敏娟

辞旧迎新，回顾 2016 年上海音乐演出市场，其中不乏吸睛世界名团的频繁到访；细细回顾后，更觉欣喜的是去年音乐舞台上，或创新或经典的中国作品得到了更为集中的呈现。不仅演奏，中国作品的集纳和梳理这项庞大而艰巨的工作也卓有成效，不少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的力作和珍贵乐谱集结出版，为教学与研究留下了珍贵素材。

但是，在推广中国作品的漫长征途上，无论出版还是演奏，都面临相似的问题：作品认同不够、知晓度太低。从演奏角度来说，在如今繁盛的演出市场上，相比国外经典，优秀中国作品的复演率太低，听众不熟悉。“我呼吁中国作品要进入各乐团的常规乐季。”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说，为了不让优秀中国作品被埋没，形成制度很重要，“不仅要办专场中国作品音乐会，也可以在常规曲目里加进一两首中国作品作为调剂，这样听众可以让耳朵逐渐熟悉中国作品，也不会影响上座率，一举多得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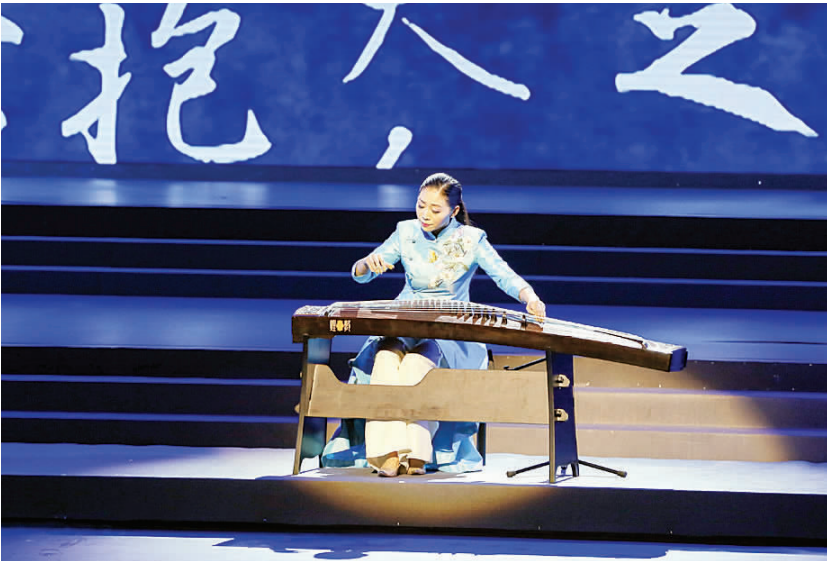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作品演奏：优秀新老作品更多亮相

在刚刚过去的第十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闭幕演出中，旧金山交响乐团委约中国作曲家盛宗亮创作的《红楼梦》序曲在东方艺术中心首演。从弦乐和铜管中倾泻而出的中国式浪漫，神秘醉人。

同样在国际艺术节上，上海民族乐团创排的音乐会《海上生民乐》，通过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《和》四个篇章，展现了吹管乐、弹拨乐、拉弦乐、打击乐等四大类民族乐器，展现了海派民乐的丰富性和想象力。

不久前，卡祖善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绎中国经典交响作品音乐会，献演了包括朱践耳、杨立青、刘福安、吕其明、施咏康、奚其明等中国作曲家的新老作品，其中朱践耳的《节日序曲》、吕其明的《红旗颂》，都是乐迷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。

上海交响乐团去年还为作曲家朱



第十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演出《海上生民乐》中，演奏家罗小惠演绎《墨戏》。

本报记者 叶展亮摄

践耳先生举办了专场音乐会,《第二交响曲》、交响诗《百年沧桑》、弦乐合奏《怀念》、交响幻想曲《纪念为真理献身的勇士》等曲目,从传统到先锋、从中式趣味到西式实验,创作生涯长达 70 年仍大量学习现代音乐技法的朱践耳,通过几部作品勾勒出属于时代的独特印记。

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，集中推出了 19 台新人新作音乐会。与此相对应的，是同期举办的中国钢琴音乐百年经典回顾音乐会。这场囊括 29 位中国作曲家 38 首经典中国钢琴作品，集结老、中、青、少四代 27 位演奏家的音乐会，无疑写下了中国音乐史上值得铭记的一页。音乐会的曲目中,除了经典名作,如贺绿汀《牧童短笛》、王建中《百鸟朝凤》、孙以强《春舞》、黎英海《夕阳箫鼓》等外，还有一些平时上演机会不多的作品，如赵元任《花八板与湘江浪》、陈怡《多耶》、权吉浩《长短的组合》、盛宗亮《我的旁歌》等。这场系列音乐会还创下另一项纪录——最年长的演奏家,71 岁的“大狮子”赵晓生,与最轻的演奏家、上音附小在读的拉普斯斯,同台献艺。

回顾经典,是为了不忘初心。正如杨燕迪所说，艺术的优势在于留下来的杰作都负载着时代的个体生命,“时代终会过去,但那些杰作却一直存在,一旦再度

召回,那些个体生命就会重新复活”。知名指挥汤沐海也颇多感慨:“我期待着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聆听中国交响音乐的美,也希望更多的剧院能够为中西交响乐作品的发展给予支持。”

中国作品出版：沉淀下来才能建构经典

去年 6 月，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大型民族器乐典籍《华乐大典》系列丛书出版。这本浓缩了数千位当代民乐工作者的经年积累与智慧心血的巨著，对于填补中国器乐发展史上的学术空白，传承华夏音乐文化遗产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。

记者从上海音乐出版社了解到，小提琴协奏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歌剧《江姐》《白毛女》《原野》、声乐套曲《长征组歌——红军不怕远征难》《中国民族音乐大系》《我们的田野》《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（1913—2013）》《走进新时代·中华百年歌典》《中华国乐系列·中国音乐百年》《中国昆曲精选剧目曲谱大成》《中国乐舞史料大典》……从上世纪 50 年代发展至今，不少具有代表性的、优秀的中国音乐舞蹈作品被印成铅字、刻成光盘，在出版史上留下痕迹。

距今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民族器乐,曾于不同时期造就了众多名垂青史的大师和工匠，也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的典故及杰作，在《华乐大典》之前，从未有人系统地梳理过这些作品。系列丛书分《二胡卷》《笛子卷》《古筝卷》《琵琶卷》《扬琴卷》《打击乐卷》共六卷，每卷均由“文论篇”和“乐曲篇”组成，全套丛书共有 18 本分册。六卷《文论篇》共精编 478 篇学术论文、介绍 742 位乐人，构成了民族器乐出版史上第一套规模宏大的理论集成；《乐曲篇》则从数以万计的作品中遴选出 892 首经典作品，既有传统乐曲，包括以原貌呈现的六部琵琶谱古籍，也有改编、移植、吸收借鉴民间音乐的优秀之作与探索现代作曲技法的新型作品，涵盖面广，具代表性。

考虑到国际文化交流的通用性和准工书编纂的规范性，全部作品均以五线谱刊印，并随附作者的创作意图、曲目解说与首演者对乐曲的演奏提示。业内人士评价，这套书全景式地展现了近代以来民族器乐的发展道路，对民族乐器的演奏和教学具有重要价值。

除了民乐之外，钢琴作为舶来品，在中国发展至今已逾百年，其中中国作品的集纳整理也成为一项浩大工程。去年,《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（1913—2013）》出版,这套书记录了几代音乐人前赴后继、艰难探索,通过音符记载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曲折路程。该书分四个时期辑录了各个历史阶段最具时代特点、演奏频率较高并为广大接受的代表性作品，共包含 47 位作曲家 104 首作品,分七卷本的方式整体呈现。为了保证乐谱版本的权威，同时重视演绎的权威，书中所有作品的配套 CD 不仅包含了老一辈演奏家宝贵的历史资料，还邀约了作曲家指定的数位世界知名的中国演奏家重新录制。

杨燕迪感慨，“中国音乐的经典化建构”是当下他最关心的课题，音乐作品的出版相当于是一个沉淀的过程，最终还需要音乐家和理论家的多方努力，才能最终让中国音乐被更广泛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。

逼真“暴风雪”带来独特表演

俄罗斯小丑大师现场秀《下雪啦》亮相申城

■本报记者 董薇菁

继全场高潮不断的《蓝人秀》后，又一部糅合音乐、肢体、特效等多种表演方式的现场秀来到上海。元旦当天，由俄罗斯著名小丑大师斯拉法·波鲁林带来的全球知名现场秀《下雪啦》在上海保利大剧院结束了最后一场演出，将新年的欢乐气氛推向高潮。

斯拉法·波鲁林是俄罗斯最具传奇色彩的小丑大师，在 40 多年的演艺生涯中，他创造的具有悲剧性、超自然的小丑形象几乎拿全了欧洲所有小丑表演奖。“小丑有一种独立的世界观，是有着和正常人完全不同的感知世界能力的一群人，从这个角度说，不停地给生活创造快乐的人，才是最快乐的。一旦你开始了，就永远停不下来了。”斯拉法如是说。

同样是互动性极强的现场秀，《下雪啦》的独特之处在于，舞台上的演员都是小丑。1993 年，斯拉法·普鲁尼在俄罗斯普希金中心完成了《下雪啦》的创作。数名小丑穿着亮黄色的小丑服，带着宛如长耳朵般的毡帽和红色的鸭子形状的鞋，涂红鼻子跳上舞台。在这之后，他们开启了长达 23 年的全球巡演，走访了 30 多个国家、100 多个城市，观看人数累计达数百万。

全剧没有一句台词，小丑们用细腻、丰富的默剧语言表现想象力十足的各种片段，观众的情绪随之起伏：上一刻还直面心灵深处的小小哀愁，下一秒又立刻引人咯咯发笑。剧中的小丑是善良的、单纯的，令观众感到温暖。从 2011 年起，该剧已连续 5 年受邀于英国伦敦皇家节日大厅跨年演出，成为最受伦敦观众欢迎的国际家庭秀之一。在上海保利大剧院 5 天 7 场的跨年演出，是《下雪啦》此次在中国巡演的第一站，票房火热，反响热烈。

《下雪啦》最出名的片段莫过于高

潮部分的“暴风雪”。突如其来的“狂风暴雨”从舞台向观众席袭来，强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。而此时，小丑们却在风暴中继续表演，他们张开双臂逆行而行，被风吹倒，拂去脸上的雪，站起身继续前行。“暴风雪”侵袭后，观众会发现自己的头发、衣服上全部都是雪。临近结束时，巨大的红、黄、蓝气球，在片片雪花中缓缓飘向观众。因为这场“暴风雪”具有惊心动魄的美感，曾经被太阳马戏团购买其特许使用权，运用于他们的作品里。

然而，斯拉法的想象力远不止体现在“暴风雪”这一个场景中。在剧中，他还将床变成了小船，用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将所有观众包裹，并将民间传说中的精灵、仙女搬上舞台。他运用了默剧、形体剧、舞台特效等元素，把小丑的笑容与华美的视觉融合在一起，将之打造成一部充满诗意却又极其壮观的秀。

当被问及《下雪啦》在全球久演不衰的秘诀时，斯拉法这样说道：“演出中穿插着很多与观众的互动。比如，观众会被小丑抓上舞台，然后会下意识地寻找出口，他们可能找不到正确的地方，或者找到一个不是出口的地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演员们就要有很快地反应和对策，把即兴场景处理得新奇有趣。”因此，《下雪啦》在每一场表演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一场观众的感受都会不一样。

正是凭借这样的创意，《下雪啦》在诞生之后的 20 多年里，斩获了无数舞台大奖：其中包括 1995 年巴塞罗那国际小丑艺术节金鼻奖；2016 年索契年度国际专业马戏艺术奖最佳小丑奖及年度最佳马戏奖等。事实上，让人投入的不仅是逼真的“暴风雪”舞台效果，而是舞台上小丑的即兴表现，正如斯拉法所说：“最大的感动与惊讶是在现场发生的。”



俄罗斯小丑大师现场秀《下雪啦》献演申城。

(演出方供图)

曾记否，自行车被称为“阿司匹林车”

上海音像资料馆《上海故事》邀观众共话新视角

■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

共享单车的时代新潮里，“脚踏车”之所以让老上海们念念不忘，因为它一头牵着记忆——那曾是上海人“屋里厢三大件”之一，更因为自行车的遭际史也应和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史。类似的物件不胜枚举，若是它们都能从市民记忆里走到上海音像资料馆，再登荧屏、上卫星，这部“上海影画志”该是对多少海内外上海人乡愁的一番慰藉。

2016 年最后一天，上海音像资料馆《上海故事》趁着播出 300 期的机会邀观众共话新视角。在活色生香的电视荧屏，这也许是不够打眼的一档栏目，它默默播出，在非黄金时段的周六中午。但在不少上海市民眼里，这却是值得他们驻足守望的一缕情怀。制片人王明远说：“过往，大家看见了存活于脑海里的片段被搬上荧屏，今后希望能为城市留存市民生活史、海派文化史。让 40 后、50 后看见记忆，90 后、00 后听得到历史。”

对于拥有超过 10 万盘上海影像资料、49 万小时广播电视数字化资料的上海音像资料馆而言，要把《上海故事》拍成“岁月里的上海”“老上海人讲述上海”，实在不是桩难事。过去 6 年，栏目组从阳春面、小菜场、居委会

等等诸如如此的市民视角出发，引来观众的集体怀旧。可怎样激起今天新上海人以及年轻上海人的共鸣，显然是栏目组崭新的起点与命题。

比如“自行车”这个话题，2015 年栏目组与上海凤凰自行车厂合作拍摄，彼时的故事落脚点都在岁月里：自行车最早 1898 年就出现在了上海街头，早年的“脚踏车”脚踏板往后一转便等同于刹车功能，永久牌曾叫“扳手牌”，凤凰的商标则源自全国人民的群策群力。不仅老自行车从业者的讲述都围绕历史，一些市民的感受也离不开往昔：上世纪曾有过段时间，自行车被称为“阿司匹林车”，因为骑上一身汗，强身健体；一辆自行车不仅能标注当时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准，还是“测试”男女青年情感进程的晴雨表。

如上种种，从个体折射社会发展，生动异常，但总觉得缺少些什么。这从栏目组的拥趸多为中老年观众可见一斑。因此，要让老物件焕发新生，还是得从讲述方式上与当下发生关联。有观众提出，当“七彩单车”已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宠儿，“自行车”这一话题能否再续前缘，为观众梳理出一条由过去到现在、与城市发展脉络休戚相关的变迁史。若能糅合进一些今天的城市新风貌，无疑可以拉近栏目与新上海人、年轻人的心理距离。

汇集老中青三代艺术家

130件小幅油画展现人文思考

本报讯（记者李婷）汇集老中青三代艺术家 130 幅作品的“2016 上海小幅油画展”日前在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创作中心揭幕。这一展览是市协打造的重要展事，已是第七届。

小幅油画更接近于作家的札记、随笔，生动而且轻松，很能体现画家个人的所思与所感。市协副秘书长丁设介绍说：“创作小幅油画时，画家不用移动身体，手臂伸出后所能达到的半径距离，能充分发挥画家的能力。因为在这

种情况下，画家以身体为轴心，眼睛能一览无余，整个画面都在视野的有效控制范围内，作品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，随时可以把控、调整。”丁说时，事实上，许多世界级的名画是小尺幅的。比如，达·芬奇的油画《蒙娜丽莎》，尺寸为 77 厘米×54 厘米；梵高的油画《向日葵》，尺寸为 91 厘米×72 厘米；荷兰黄金时代巨匠维米尔的代表作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，仅比八开纸大不了多少，也就是长宽均在 40 厘米上下。